

TS235.4/4245(2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4 1963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闇叔 著重訂

書啟

上樞密韓太尉書

胸次博大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
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
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
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
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申而

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

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

又覆說前

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上兩制諸公書

覽其文如廣陵之濤砰礚洶悍而不可制然其骨理少切譬之揮斤成風特屬耀眼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後世工巧組繡鑽研離析之學蓋嘗喟然太息以爲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與人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爲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輸共工且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爲楹小者以爲桷圓者以爲輪挺者以爲軸長者擾雲霓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榛莽芟夷蹶取皆自以爲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漁師結網聚餌左彊弓右毒矢陸死則

斃象犀水伐則執蛟龍熊羆虎豹之皮毛龜龜犀兕之骨革上
盡飛鳥下及走獸昆蟲之類紛紛籍籍折翅捩足鱗鬣委頓縱
橫滿前肉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
珠之工隋侯夜光間以類玼磊落的樂充滿其家求金之工輝
赫晃蕩鏗鏘交憂遍爲天下冠冕佩帶飲食之飾此數者皆自
以爲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
及其生而從之遊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
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饑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
去之者是誠有得平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
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邾嬰孔

忠公西與公西箴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
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
木之徒講之不詳乃竊以爲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
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得其遺波
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楊朱墨翟莊周鄒衍田駢慎到韓非申不
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荆
榛棘茨蹊隧滅絕求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蕪藜蹈
崖谷崎嶇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爲已之得之也轍
嘗怪古之聖人旣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
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見而

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以老子之虛無京房焦贛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感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俞嗟嘆有以深感天下而論其曾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爲後之學者無所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爲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爲明著其說使天下各以其所長而求之故

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使仁者效其仁智者效其智大者推明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身於其說而無勗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辯其是非論其可否推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
求其博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
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傳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
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縱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
無所適從益晚而讀孟子而後徧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
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
將乘間而入於其中雖楊雄尚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爲世
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
紛華雜擾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
之而不能蕩說詞犯之而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

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闈之中兀然頽然而曰知道知道
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
是君子之所不爲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
君子之所不爲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
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
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顏氏之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
所取之爲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
召之役之爲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其知道而

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
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泛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
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
春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
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伏惟執事
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服聲華之所耀孰不
欲一見以效薄技於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
亦既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爲獻姑述其所以爲學之道而執
事試觀焉

上劉長安書

氣岸自別劉長安恐不得不歛衽自謝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趨
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
而不敢出松柏生於高岡散柯布葉而草木爲之不殖非吾則
爾拒而爾則不吾抗也故夫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衆
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
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
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其處者耶舉天下而無可與
其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

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爲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反是以爲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而棄伯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潔清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夫天下之士轍已畧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凡聞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慄而自矢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幸甚

上昭文富丞相書

子由所托諷富公處全在任人與篇末萬全之過四字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饑寒窮困之
憂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所任職不過簿書米
鹽之間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方其閑居不勝思慮之多不
忍自棄以爲天子寬惠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轍不於其強壯閑
暇之時早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天子設制策
之科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轍不自量而自與於此
蓋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其所論述亦已畧備
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帝王豈必多才而自爲之爲之

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項氏之疆漢文皇帝之寬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爲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材力有餘聰明睿知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爲用也由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公卿之間而最爲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爲有德播之夷狄之域而最爲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實爲宰相則夫吾君之所以爲君之事益已畢矣古之聖人高拱無爲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爲明主賢君者蓋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

治則果誰耶下而求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嗟夫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爲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死者莫不自以爲吾病之非真病而死之非真死也他日有病者焉遇越人而屬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自爲子之才治之而無爲我治之也越人曰嗟夫難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之四肢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肢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爲不工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爲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

釋也既而見其人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
歟今夫非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
子守法密微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天下
之事急之則喪緩之則得而過緩則無及孔子曰道之難行也
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
知而過之者則是道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
其爵祿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顧身
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叫號紛呶以
攻訐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矣而猶未免為不
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為安天下之人自重其發之為重君

子之勢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
執政於今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意
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轍讀三國志嘗見曹公
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
勝紹決機勝紹紹兵百倍於公公畫地而與之相守半年而紹
不得戰則公之勝形已可見矣而久不決意者顧萬全之過耳
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
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畧觀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宣

上曾參政書

轍聞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勝之家知得而不知喪矧存而不知亡始若可喜而終不可久昔者轍讀書至秦誓而得之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夫昔之爲此言者蓋亦已知之矣孟明眎西乞術白乙丙此三人者秦之豪俊有決之士而百里奚蹇叔子此秦之所謂老耄而不武者也穆公欲襲鄭孟明以爲可而蹇叔以爲不可則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怯哉然而要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不可謂迂而孟明不可謂是也故曰如有一人臣斷斷倚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

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嗟夫穆公至此而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下之事者亦何以其他技爲哉溫良博愛而能容天下之士斯可矣往者轍之東遊而明公適爲京兆當此之時明公之聲上震於朝廷而下懾於閭里行道之人爲之不敢妄視盜賊屏息而不作可謂才有餘矣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韜其光務爲敦厚不欲以才蓋天下上承二公下拊百官周旋揖讓而上大夫莫不雍容和穆以相與也嗟夫明公何以及此哉轍西蜀之匹夫往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爵今將爲吏嶠黽之間閑居無事聞天子舉直言之

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諱其中無所隱蔽故以應詔而轍也復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事亦不敢爲鹵莽不詳之說其言語文章雖無以過人而其所論說乃有矯拂切直之過竊獨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時之不祥一有所觸而其言不復見錄於世方今羣公在朝以君子長者自處而優容天下彥聖有技之士士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患然後知士之生於今者之爲幸而轍亦幸者之一人也素所爲文家貧不能盡致有歷代論十二篇上自三王而下至於五代治亂興衰之際可以槩見於此觀其畧可也

答黃庭堅書

雅致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
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疎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
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慇懃於左右乃使魯直以
書先之其為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頽然自放頑鄙愈甚見
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
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為恨也
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
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

蘇文 卷之五
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賀歐陽少師致仕啟

伏審累章得謝故邑榮歸位冠東宮寵兼舊職高風所振清議愈隆伏惟致政觀文少師道德在人術學蓋世早遊侍從蔚爲議論之宗晚入廟堂隱然衆庶之望屬三朝之終始更萬變之勤勞臨事而安莫測弛張之用釋位既久始知鎮靜之功仰成績之不刊信後來之難繼薦歷三鎮始終一心知無不言曾中外而易意老而彌壯信賢達之過人衆皆以力事君公獨以道自任仕以其力者力衰而後去進以其道者道高則難留故七十致仕在禮則然而六一自名此志久矣築室清潁琴書足以忘憂遺名四方珪組蓋已外物誰與治國能就問以質疑惟是

門人尚不拒其來學轍以官守不獲躬詣門屏謹奉啟陳賀

賀文太師致仕啟

文有典刑且多風致

右某啟伏審得謝中朝歸老西洛位極師保望隆古今止足之風中外所嘆伏惟致政太師窮夔臯之偉業兼方召之壯猷翼亮三朝始終一節百辟共傳於遺事四夷想聞於風聲民恃以安士思爲用尙父雖老而膺揚未衰猛虎在山而藜藿不採况復坐而論道本無黃髮之嫌出以濟時何負赤松之約而能去如脫屣名重太山近世以來一人而已方將翱翔嵩少之下泝回伊洛之間身寄白雲堂開綠野釋鼎鍾之重負收竹帛之餘光雖使圖之丹青奉以尸祝衆之所願誰復間然某蚤以空疎

誤辱知獎嘗欲借濶於河海庶幾自効於錙銖而蹇拙多艱漂
流歷歲誓將歸掃墳墓絕意功名罪籍得除或成過洛之幸舊
恩未棄尙許登門之遊一聽話言永畢微願猶能作爲歌頌傳
示無窮俯慰平生仰荅恩遇瞻望台屏不勝區區謹奉啟陳賀

除中書舍人謝執政啟

某啟近蒙聖恩除前件官仍改賜章服者謫宦江湖歲月已久
置身臺省志氣未安繼登翰墨之場勉出絲綸之語辭而不獲
處之益驚凡物之生小大異稱惟人所處閑劇宜有狙猿無事
於冠裳爰居不樂於鐘鼓操之則慄舍之則安是以造物者聽
其自然而用人者貴於因任然後才得其適性無所傷某少而
讀書中頗喜事旣挾策以干世誠妄意於濟時奏牘之多旣比
狂於方朔流涕之切亦効直於賈生比困幽憂始聞大道汎若
虛舟之獨往寂如死灰之不然久如索居遂以無用以謂良冶
之砥石不能發無刃之金大匠之斧斤不能器不才之木自放

而已蓋將終焉豈意大明之繼升廣取諸賢以自助驥驟之乘而罷駑與焉榭柵之林而樗櫟在是橫蒙見錄漫不自知此蓋伏遇某官道大難名才高不器深念格天之業本由得士之功致二老於幽遐罄九官之汲引下迨微陋或蒙甄收曾是放棄之餘輒參侍從之列朝衣肉食雖懷歸而未由濡是纓冠顧所居之當爾冀斯民之大定幸四國之無虞碌碌何功猶或一書於竹帛堂堂偉績尚能悉載於聲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五終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聞叔 著重訂

論

夏論

文甚佳至於虞之所以宗堯夏之宗鯀亦古今典禮一

大疑處

聖人之道苟可以安天下不求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

子後世以為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

聖人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為之而求異夫天下

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

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湯不以子
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爲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
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今
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情
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
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
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
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
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
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

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
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受
也○使天下復有禹子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啟足以爲
天下○故也○啟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其功
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魯人之法贖人者受
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
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爲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
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
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作而曰先王制禮
弗敢過也子夏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取琴而鼓之其樂侃侃

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為賢由此觀之

禹益之事傳者之過也記有之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

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舜禹皆有所

從受天下者其所從受天下者不可忘也故舜宗堯而置瞽瞍

此天下之大義也至禹不獨廢堯而且忘舜鯀雖得罪以父故

得祭於郊從舜之義則禹為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為忘其親

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為也予聞之禮之所行義之所許也故禮

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則先王之所未有

也故堯雖非父而其德載於後世不可以不宗瞽雖其親而無

功於人不可以私享二者皆義也至夏后氏郊鯀而宗禹此禹

之子孫之禮也孰謂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

宗舜先儒以為此虞氏子孫之禮也以虞推禹則禹其有不宗

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鯀也鯀雖得罪於舜

而從事於水者九年非瞽瞍之比也故卒為夏郊而三代視之

三代猶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孫顧可以他人廢之乎故夫虞夏

之祀皆義之所予也

禮記卷之六

○○○商論

此文如天馬行空而識見亦深到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客商之既衰而復興

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

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

數百歲其故何也○客益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

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

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

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

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

○客先將周之客情起論此蘇氏行文法門

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古人請書如，此，彩，是，將，無，作，有。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其至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

論扁之狀

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子由謂商之治尚嚴，故其享國不及周之八百。子竊疑商書曰：代虐以寬，則商之政未必一於猛也。按禮記雖有商人先刑罰而後爵祿之言，要之多雜於漢儒附會之言，而未必聖人之至者。且周自平王以後，一變而為春秋，再變而為戰國，而周天子特懸空名於上者五百餘年，蓋其列國各擅土地甲兵而不能相一，而其所不

敢屠周者斯則文武禮教之遺澤在焉耳商之六百未嘗不以天子臨諸侯也故商之曆雖不及周而其實過之然以齊魯譬之其迹若近而其情不可考矣

單繼互操馳驟結束極似司馬子長

周論

獨見之論

傳云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爲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爲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

於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墻啜
 土錡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至於周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
 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
 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
 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
 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為神之縮之也體魄
 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
 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為人子之心
 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
 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

如此故有自得處貫絕古今

古人讀書細緯

梁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
 優游而不忍去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
 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
 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
 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益以為王道之盛其
 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眾暴寡而後
 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
 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
 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
 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為之禮墓祭

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爲法也

愚竊謂忠質文三字以之名三代之治則可以之論三代之相揀而又謂若循環然則不可當其風氣之日開而聖人以漸爲之經緯其間至周而文始大備及周之衰而苟有王者起亦不過循文武成康之遺爾豈得又推文而之忠與質乎哉不然湯何以纘禹舊服而武王之克商也亦特曰政由舊故愚獨謂夏未嘗尚忠商未嘗尚質周亦未嘗尚文此皆後世之所以仰觀三王之

典禮與其風俗之可見者而強名之爾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頌美之也假令如後世儒相揀之說孔子於此必深言之矣何以獨遺此一段大議

六國論

識見大而行文亦妙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
 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
 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
 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
 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
 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
 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破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
 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

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為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秦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

蘇秦說趙亦用此意

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一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唐荆川曰此文甚得天下之勢

此形勢易明議論出人：所知其文一意起：伏：千迴百轉最如游龍可愛

秦論一

此篇過秦失所以取天下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內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匹夫斬刈豪傑歷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絕蓋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率天下蠶起之兵西嚮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衆驅罷敝謫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乘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

之畜威養兵拊循士卒而諸侯誰敢謀秦觀天下之釁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驅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戡定以息肩於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強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遺黎以為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鄰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嘗聞

之周人之興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眾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為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嗟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於取天下而尚欲求以為國亦已惑矣

秦論二

此篇正言秦之所以取天下當以此不以彼兩篇合一
篇

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辭氣逡巡廟堂之上而諸侯
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
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畢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
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爲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
不用相與爲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試矣而况
於文武成康之舊歟秦起於西陲與戎狄雜居本以強兵富國
爲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爲國者亦猶是耳詩

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
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成可施
於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
盛哉然而君子以爲未成故其後世狃於爲利而不知義至於
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猛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
秦之君臣以爲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
千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威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
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
可以服之孟子遊於齊梁以此干其君皆不能信以爲詐謀奇
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

此然魏文侯當時之弱國也君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行
仁義禮下賢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
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亦未嘗受兵而况
於力行仁義中心慘怛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佩
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虛心寡欲可以懷鬼神
孟子曰仁不可以爲衆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
以來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其亡惜乎其明不足以
知之竭力以勝敵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始皇論

蘇氏兄弟論罷侯置守處並祖柳宗元之論而附益之
而子由此論却亦跌宕可以補柳子之不足

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掃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污極於此矣昔禹會諸

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強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彼非諸侯獨能自存聖賢之君時出而齊之是以強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

立蓋自禹五世而得少康自少康十二世而得湯自湯八世而得太戊自太戊十三世而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當

是時雖有強暴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虞夏諸侯亡者已十
八九矣自文武成康以來三十有三世獨一宣王能紀綱諸夏
幽平以後諸侯放恣春秋之際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威
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蓋已多
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耳地大兵強皆
務以詐力相傾雖使威文復生號令將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
君不足以懷之矣是以至於蕩滅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
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
世而亡蓋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
侯綦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維勢如犬牙數世之後皆

爲改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國雖使
並建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
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高晉武之事乎割裂海內以
封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上十數年之
間隨卽散滅不獲其用豈非惑於其名而未察其勢也哉古之
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勢之所去不可以強反今秦之
郡縣豈非勢之自至也歟然秦得其勢而不免於滅亡蓋治天
下在德不在勢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
者也使秦旣一天下與民休息寬徭賦省刑罰黜奢淫崇儉約
選任忠良放遠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三國論

論三國而獨挈劉備亦堪與家取高之說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
 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
 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蓋、嘗、聞、之、古、者、英、雄、
 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
 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
 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
 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拚、齒、牙、氣、力、無、以、相、
 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

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遂絕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

子由行文往往空中下手

說得真好聽然不甚切漢高亦不當先下手處

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激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

劉備心服

只此一併切不智不用

其不知不勇却又與曹孫爭制天下之勢不甚相干

蘇文 卷之六
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說先主不能不智勇論好文字將高帝相形相比穿揅縈迴極其
翁蔚但指出先主數事証寔處却又是責先主不智者矣攻吳
一事于其責不智勇因畧近之耳

晉論

晉之士患在不習事故無以經畧當世子由議之未當而行文自佳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爲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強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爲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爲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爲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

鬪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耶彼以死傷戰鬪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然冲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

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爲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爲君子至於後世爲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爲秦之強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爲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爲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晉之亡患在大封同姓而假之以兵不戢則逆節生而
中朝無以為居重馭輕之勢內以清虛相高外以胡虜
衡亂而天下之權無所歸矣故遂以不振而偏安江左
以至於移祚悲夫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六終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闡叔 著重訂

論

七代論

獨挈宋武失著處亦千年隻眼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隙而遂成天下之勢天下之勢未有可
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于其間堅忍而不變
足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晉以下者天下何其紛紛也
強者不能以相并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
其兵不足以相吞滅天下大亂離而為南北北又自離而為東

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為七代。至於隋而後合而為一。蓋其周百有餘年之中。其賢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為少矣。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其百年之間。南無間之足乘。而北無隙之可入哉。蓋亦其勢之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際。天下常有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宋。而周齊取之後。魏此五釁者。兵交而不解。內亂而無救。其間非小也。而其四鄰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蓋其取之者。誠有以待之。而不可以乘其倉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勢。又固不可以爭衡於中國。則七代之際。天下將不可合耶。嘗試論之。姚弘。宋武之際。天下將合之際也。姚

興既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長驅以攻秦。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及夫劉穆之死。關中未安。席不及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亂。留孺子。辱將以抗四方。疆悍之虜。則天下之勢已遂去矣。且此惟不能因天下之勢。而遂成之也。則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且夫孫權曹操之事。足以見矣。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肯求逞於中國。益其志。將以僥倖乎北方。大亂然後奮而乘其弊。而非以為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既入關。因而居之。以鎮撫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資。西引巴漢之粟。而內因關中之盛。厲兵秣馬。以問四方之罪。辰當此之時。天下可

南北故畧操而論權

此孔明不出初山所以無成

實出証佐將奪文正意

文本論

忽斷

功也

勿斷

勿斷

勿斷

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芥蒂夫吾心哉。然其而其車則不可不察也。其心將有所取乎。晉而恐夫人之反之於南。則以其心憂懼顛倒而不見天下之勢。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議宋武入秦一著可謂確論所惜者宋武志在於九錫而不在於一天下大畧曹操之不能力獎王室而卒貽

曹丕以稱帝業病亦在此

英雄之見。此文雖娜姍縱宕而氣甚雄偉。緣其議

論之高強也

隋論

論秦隋處亦似而其言以術留天下為名則卑矣。漸開

晚宋門戶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

時論

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壤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為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為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

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火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符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畧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為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彼亦見天下之火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眾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有

序得錯落可喜

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

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為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幽之人民。扶老携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為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

唐論

此等文古今有數。荆川云。深究利害。是大文字。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

常用

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

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

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

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

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

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

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

泛論內外
偏重得失

以秦漢宗
証之

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縣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孰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

獨見

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

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
 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
 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
 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
 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
 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
 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
 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
 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
 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

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
 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
 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
 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
 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
 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
 之後強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
 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
 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
 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

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愚竊謂今之兵滿天下並不得籍之行伍以折衝禦侮而北自遼陽迄臨洮延袤五千餘里僅得戍守之兵以乘障游徼於其塞耳然無唐之節度府帶甲十萬之勢以為外重故胡人得以蹂躪我疆場殺畧我人民其於

南粵一帶亦然至於京師所籍兵十餘萬僅足以供天子之工匠與中官勢人者之侵漁而已又無唐之內設府兵五百以為居重馭輕之威是所謂內外無以為重者也故四夷數侵歲以為常而中州卒有一夫跳梁往往衝越不能遽熄豈非兵政無以制中外之亂與

五代論

有近利者必有遠憂豈獨帝王之取天下

然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契而至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唯恐不及而開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行文如風捲浪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

反者如蠟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天五代
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
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擅遠者不過數十歲其
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
父子兄弟自相屠滅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
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以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
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大半
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
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
亂始於戎狄皆以其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

趨夷門而後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
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
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勳
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
則足以召天下之亂戮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奪
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邠史肇而周
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興而功臣匈奴
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
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為苟
仁而已矣誠以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

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為也無所不為而就天下
 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
 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
 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繫往弔且告以晉
 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
 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
 丕鄭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內外之賂殺里克
 丕鄭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
 之大臣援之於內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反而霸於諸侯唯其不
 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內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

無後憂也其後劉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
 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
 皆沛公之所自為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兵敗諸
 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
 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
 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雖然古帝王之起自匹夫而定天下也易及其身為天
 子能立綱陳紀深謀曲慮而垂萬世之業也難

周公論一

其論周公處成王雖未當而其行文往往如空中游絲
起伏嫵娜而不可羈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爲不義武王既沒成
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悅管叔蔡叔
咸叛天下幾至於不可救二者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
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其迹無
以異於伊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
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
心而強攝焉以爲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事有不得已而然

耳太甲雖廢而伊尹未敢有所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寧以已
 攝焉而待夫太甲之自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
 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
 為之佐以成王名號於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其勢之未
 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之謗是周公之所自
 取也然愚以為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
 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夫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
 子之權則必有忠於其心而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
 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為天子之所忌而
 下為左右之大臣從而字。宙。問。九。歲。論。尊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

免於禍而世之姦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
 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子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
 乎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
 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於其
 中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使成王無與乎其
 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
 之憂而天下不搖使其當時列於羣臣之間方其危疑擾攘而
 未決也則愚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
 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周公論二

讀周禮者不可不知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
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
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
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
大四方相距于里如畫棊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
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
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
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
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群公地方
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
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爲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
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
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大國無
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
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
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爲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
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

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
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
而於衰周爲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
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疆家猶有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
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
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
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
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
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
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

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為也楚為掩為司馬町原防于衍沃蓋平川下澤可以為井者井之原阜隄防之間狹不可行惟町之壯預以町為小頃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為井田而鄉遂必為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老子論上

與下共為一篇只看子由行文如神龍乘雲於天之上風雨上下不可捉摸不可測識不可窮詰學者如能靜坐總几間將此心默提出來與此二篇文字打作一片忽焉而飛於九天之上忽焉而逐於九淵之下且令自我胸中亦頓覺變幻飄蕩而不可羈制則文思之懸一日十里矣當其思起氣溢如急風驟雨噴山谷撼丘陵及其語竭氣盡如雨散雲收山青樹綠塵無一點嗟乎此則學者當自得之也

駕空起議

善與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為之言則天下之辨者服矣與其

里人言而曰吾父以爲不然則誰肯信以爲爾父之是是故不若與之論曲直雖楚人、可以與秦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之所爲多言以排夫異端而終以不明者、惟不務辨其是非利害、而以其父屈人也、夫聖人之所爲尊於天下、爲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所以爲信於天下、以其子弟而知之也、故非其子弟、則天下有不知周公之爲周公、而仲尼之爲仲尼者矣、是故老聃莊周其爲說、不可以周孔辨也、何者、彼且以爲周孔之不足信也、夫聖人之于事、譬如規矩之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于、方、圓、而、以、規、矩、辨、天、下、之、不、方、不、圓、則、不、若、求、其、至、方、極、圓、以、陰、合、於、規、矩、使、彼、以、爲、規、而、不、圓、矩、而、不、方、則、亦

無害于吾說、若此、則其勢易以析天下之異論、昔者天下之士、其論老聃莊周與佛之道、皆未嘗得其要也、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安、吾之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恃以治者、佛之說曰棄父絕子、不爲夫婦、放雞豚食菜茹、而後萬物遂、而吾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雞豚以遂萬物之性、夫彼且以其說而吾亦以其說、彼且不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彊劫之、故夫仁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守之以君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論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

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捨而他之惟其無窮是以知其爲道而無疑蓋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觀焉而不牽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與語此也

老子論下

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爲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氏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爲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天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權此其勢然也故老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爲兼愛爲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爲爲我不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之外此其意以爲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爲我則天下譏其爲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游於其間

而曰我皆無所為以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人惟其是所是非所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為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為我者為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為為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一說治也而以上並如空中之雲竹骨虛景以欲一之以兼愛斷之以為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矣其說而攻之

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為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處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之所以為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為不深矣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是非者惟能知夫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

其有實之事則於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爲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爲易也故曰嘗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微既曰無之以爲用又曰有之以爲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爲窮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適以爲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七終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閻叔 著重訂

歷代論

子由之文其奇峭處不如父其雄偉處不如兄而其疎宕嫵娜處亦自有一片烟波似非諸家所及予嘗同荆川論之荆川絕愛其文然而間讀君術臣事民政及古史等書誠絕作也歷代論四十三首蓋子由於罷官頽上時其年已老其氣已衰無復嚮所爲飄飄馳驟若雲之出岫者馬之下坂者之態然而閱世既久於古今得失處參驗已熟雖無心於爲文而其折衷於道處往往

中肯緊切事情語所謂老人之言是已予不能盡錄錄其見解所獨得者二十八篇

三宗論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宗十二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農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

秦始皇帝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已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志于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于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

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

永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漢高帝論

此亦子由獨見其微處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
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
而其兵方彊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
皆起於羣盜不習兵勢凌籍郡縣狃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
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儼兵鋒所至
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
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畧盡矣然邯以爲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
渡河北擊趙邯旣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

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也項梁之死也楚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禍賊嘗攻襄城襲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仗義而西告喻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于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或問章邯假令不過河北高帝能入秦乎子由以邯提兵擊盜則當時老將健卒已虛關中似亦有見然覽觀

秦紀本末蒙氏兄弟誅而將陷矣阿房之宮驪山之葬而百姓怨矣諸公子及李斯坐法死而骨肉大臣不附矣至於趙高之夷子嬰之立上下岌岌矣高帝之入秦譬之以石投卵也又何疑哉

漢文帝論

此等見解子由晚年還穎上歷世故多故能爲論如此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彊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彊者皆乘風而

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

臣匈奴桀敖凌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

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

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

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

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

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彊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

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
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漚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
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喻切○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
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鼉
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穽時同而謹防之虎
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
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譴詰者鮮矣

漢景帝論

此亦子由見得景帝本末處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刻少
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爲太子也吳王濞世子
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漚之叛逆勢激於此
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
臣也以吮癰之怨困迫至死晁錯始與帝謀削諸侯帝違衆而
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譎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爲
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爲相守正不阿惡
其倖倖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從之幾致其

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爲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爲不恭儉者戒也。

漢武帝論

典刑之言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爲名，所眩下不爲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覩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卽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懇？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

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
 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
 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
 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
 議使聶壹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
 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
 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
 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
 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
 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
 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漢昭帝論

觀欒城此等文字其識見甚近裏當勝於曾鞏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
 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
 謂之曰燕王言將軍出都肄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
 二事屬耳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
 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
 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
 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
 年年甫及寇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天壽雖出

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
 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
 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五命不祐國之大臣
 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
 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
 為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
 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
 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
 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
 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

感蒯瞶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
 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
 人主不步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
 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
 達強立而不及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
 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
 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
 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
 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
 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

蘇文 卷之八 九 定
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爲此霍光之過也。

昭帝之享國日淺。不知其禍由近女室。否假如伊尹相湯。以及其子而太丁外丙仲壬。並不三四年死。豈皆女室興而皆伊尹之罪歟。特曰爲大臣有托孤寄國之責者。不可不知此議。

漢光武論

東漢之亡以宦官而冲質以後由女后稱制。故其積養亂以至於此。子由以之咎光武不在大臣所致。似亦太過。然其論亦正。姑錄而識之。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實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鼂錯。而文景不以爲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

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惲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筭之才濟之以欺罔而世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畧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植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閭顯立

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甚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晉武帝論

論利害處却審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
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
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子
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
正義君子不爲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旣
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賢而
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援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
旣老知燕王旦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小子任霍光

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
 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為亂而
 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宴然無患蓋人君不幸而
 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
 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倖臣
 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
 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姦雄為對數年之間遂成篡
 弑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羣臣舉知之而牽制
 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愍懷之小惠以為可以消未然之憂
 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舉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

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
 姬旦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
 妃外親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
 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為害者也惟當任正道求忠良不可
 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
 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
 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母弟

百世確論

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彊帝室然
 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
 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

弟據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
人人握兵以救內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
異古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
不審矣

漢高帝懲秦孤立而大封同姓以瓜分於外然其權則
統于上故其禍亂之發得藉之以收磐石之功晉武帝
懲魏之後而衆建八王然其權則散於下故其禍亂之
發擁腫鞅掌卒之互相蹂籍而特以稔魚爛之變

晉宣帝論

前以曹孟德形容司馬仲達後以霍光孔明爲案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
人智勇權畧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叛獻帝
奔走困踣之不服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
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叛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
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
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
紂何以加之惜其爲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
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

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眾曹爽以驕縱得確論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叛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弘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燕蓋外誅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為得之耶然光猶不足道蜀先主將身後之志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

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搖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

內廢李平廖立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

主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

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

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地勢迫切置

而不取則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歎而

已哉

兩漢之衰王莽啟其端董卓幸其禍曹操踵其謀而司

馬以後遂至於世相擅以狐媚託孤定亂之間至唐太

宗而始絕甚矣小人之流禍也要之五代又踵之矣

予謂為義不終四字非所以論操也蓋文王之戴殷也終其身未嘗有一毛利天下之心而操特擁漢以劫天下之諸侯耳雖荀文若之死君子謂其以身文奸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八終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九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閻叔 著重訂

歷代論

宋武帝

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五伯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羣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袁呂布劉表欲遂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幡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為周文王下亦不失為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

以曹公司
馬仲達案
宋武破前

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為恨也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益與公異
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凌害諸葛誕非人臣矣文
降劉禪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人民也志亦
在九錫耳雖欲復為桓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
封植之又克譙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
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錫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長安也
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昏姻而不敢救羗氏雖關中之唇齒
而不敢爭此其智力有餘足以有為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
秦隴之形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畧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
王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

南走建業發九錫之議劉穆之死南方無復可託雖已入秦而
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
死者過半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
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它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弃百世
之功有曹公削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此君子之
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

以下文似漫然

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
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古之為國必其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如
武帝之用兵無教於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弃秦而歸以求九
錫之淫名尚可以為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業止於是也

宋文帝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里克殺奚
 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弑君書之矣惠公既立而殺里克
 以弑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殺有
 罪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弑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
 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為君而晉人不君也既已
 為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為弑君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勢必
 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
 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
 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弑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悅

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背內外之賂國人惡之
 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滅至其謀臣呂甥卻鞮冀芮皆
 以兵死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宋武
 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傅亮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
 而其弟義真亦以輕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
 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懼羨之亮內秉朝
 政晦出據上流為自安之計自謂廢狂亂以安社稷不以賊遺
 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孔甯子王曇首皆陵
 上好進之人也惡羨之亮據其逕路每以弒逆之禍激怒文帝
 帝遂決意誅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甯子已

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稱首
 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皇子劭生劭既壯而為商臣之亂
 華甯子之子孫無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僧綽以才能任事亦并
 死於劭於乎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禍發若
 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荆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曰卿受先
 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
 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耳善夫蔡廓之
 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為國者不可以不知春
 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
 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

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蹈篡弒之誅其意皆以善爲之
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畧通春秋
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徐傅謝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梁武帝

蘇氏兄弟晚年並以釋典之旨自解脫故其言如此然
而所本易之形而上以爲釋老之原則又對癡人說夢
矣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
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
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爲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
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
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
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

合老與佛
疑其然無
迹

曾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
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
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
以為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
猶龍邪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
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
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
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畧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
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
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

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講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

曾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舍身為奴隸

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

梁之敗則以佛法為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

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亦族唐

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弑崩議者

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為不可忤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

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

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

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

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穀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
無以靈將恐歇穀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
以爲正而貴高將恐廢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
滅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誠以形
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
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
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唐高祖論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鉏羣
盜天下爲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付予人心之所歸
向其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
辭於是兄弟疑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
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爲太子矣及中宗
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弟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
祚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長嫡國亂先有
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
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

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
 非專其私也以為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
 違胡不考之前世乎眼前証據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
 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
 生雖然太伯奔吳以避王季亦畏亂故耳廢長而立少雖聖賢
 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

唐太宗論

罪太宗以不知道三字確論

唐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
 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
 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為戮不絕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
 吾觀之惜夫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
 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淮漳楚之望也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
 死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史曰其當至身
 乎若崇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

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崇孔子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爲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旣乎征伐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爲之原其意亦欲夸當世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旣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旣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予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秘識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旣已成在宮中矣

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自今以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李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不可易惟修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節俠之氣嘗事李密及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是爲可用疾革謂高宗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卽授以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皇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

等不可他日勩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勩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勩匹夫之俠也以死徇人不以為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勩不知也而帝以為可以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勩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矣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既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既安且治而幾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唐荆川曰篇中整段抄故事而斷語全少蓋論之一也

玄宗憲宗論

的確明切

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睿之亂政紊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已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積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為叛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雖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威公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伯業隨毀蓋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強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

心之所安者、佚樂所悅者、諛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合符節。昔太宗既乎天下、始任房、立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後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侍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宜饒部中鑿山冶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用忠言、嘉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爲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誅吾以利、豈謂我漢桓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效其忠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垍、裴度、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群、雖未足以方駕

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柰何。裴光庭等不能荅。融既死、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慎矜、王鉷、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斂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異、皇甫鎛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畧平、亦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異、鎛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逐去、而異、鎛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歲久、聚斂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

蘇文 卷之九
方鎮之強、宦官之橫、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忍無幾耳、而福至於不可勝、盡立憲之淫、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車相等、不絕於世、蓋未之思歟。

五伯論

五伯優劣亦見於此矣、兵戒亦云、無為戎首、故易曰、聖人不得已而毒天下也。

五伯桓文並提威文為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威公帥諸侯以伐楚、次於涇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威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威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于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咎犯曰、我退而楚還

此段無人
說到

蘇文 卷之九
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
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威
等無戰勝之功矣故威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
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邾
郕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
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
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于
里襲鄭覆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
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
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

此段無人
說到

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為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
靈王之所為王亦為之而尚何以為伯乎嗚呼此二君者皆賢
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威文齒而况其下者哉

一篇平鋪硬叙文字看他起結中只用數字數語

抑揚參差便覺通篇字字活動格法變化讀者
須于此處領之取用兵出于不得已一語足斷五

伯優劣其甚有開世道而論晉文楚莊尤未經人道

隗囂論
論亦有據

智者為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為害也隗囂初據
隴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
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眾入關君臣貪暴不改
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眾束手稱
臣違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
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羣盜十去六七而囂懲既往之禍方擁兵
自固為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囂與王元王捷一二
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吝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

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益不足怪也。劉表專制荊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二人皆求助於表。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爲曹公所并。隗囂劉表雍容風議，皆得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知。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輒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後知所去就哉。

符堅論

有深識而行文處非蘇氏本旨

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霸功，雖齊威管仲不能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羗虜我之仇讐，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于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旣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亡，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霸者之畧而懷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爲深耻，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

晉雖微弱謝安桓冲為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忘晉而欲以力
 取之稽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莢之憂而堅之敗必不免
 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姚也收二姓之
 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無不疑者若以
 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
 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
 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
 裸將常服黼黻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
 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如何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
 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間周之隙曰子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克

殷改封微子于宋而遷其頑民于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
 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若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帥
 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茲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
 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
 危惟茲殷士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今堅畜
 養豺虎于其腹心而貪心負勝不顧其後宜其斃于垂莢也哉
 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莢百人
 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覲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九終

宋大家蘇文定公文抄卷之十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孫男闈叔 著重訂

歷代論

知瑩趙武論

即五伯之議論

齊威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威公歿而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為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為難耳文公之後前有知瑩後有趙武皆能不

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知瑩爲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敝楚而服鄭此則知瑩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日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爾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

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爲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於弱不忍近於彊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爲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鄧禹論

或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禹與赤眉相持久而不決故遺之馮異代將而功成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豪傑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枸邑光武聞之救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盤桓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

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為失計吾以為不然赤眉方強急之實難緩之為得逮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况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強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如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蹙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眾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

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賈詡論

子瞻以魏重於取蜀子由則以不取蜀為操之老於兵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江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眾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于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為用諸葛孔明以為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于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

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
 客借兵于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可感矣
 惜乎謀之不善荆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
 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
 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
 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
 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焉險守要不可犯
 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
 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以遠
 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詔言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

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
 息之師救蔡晉群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
 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
 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
 而歸夫兵久于外狃于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
 古之習于兵者蓋知之矣

羊祐論

子由謂祐之滅吳不如范文子之釋楚以爲外懼愚竊謂范文子處春秋列國之間可爲深慮也晉與吳爲兩大之國非此亡彼則彼必圖此吳主皓方以妖童淫虐其國晉不以此時下之是所謂圈虎而遺之患也及吳滅之後祐已先晉武帝而死矣君子欲以其身沒二十餘年之後而議功爲罪不亦過乎予獨愛其言足爲後

世人主持盈者之戒故錄而識之

善爲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有爲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樂

武子爲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爲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凌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卻立胥童欒書殺胥童弒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王勾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

富強群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衆有亡國之釁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爲未可取也羊祜爲襄陽守知其不能入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爲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克苟勗之流以爲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爲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疎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亡故人常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

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爲國當論人事使
祜不爲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
吳既不亾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
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卧護諸將祜曰滅
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
平吳矣憂在平吳而勇于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王衍論

其罪王衍甚確而其論東晉以來迄于唐似猶影響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
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
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
道以無爲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
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日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
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政則
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

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

淫慾惡禮法之繩其奸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為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期喪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為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至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婚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為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讒諛以求進，外則聚斂

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
 文飾其偽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
 之闕吾則罪人爾矣

唐荆川曰有識見論處亦透

王導論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慾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
 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眾俗亂於下政
 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為相達
 於為國之體性本寬厚容眾眾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
 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
 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
 心劉隗刁協剛介狷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
 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為詞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既沒
 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

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釁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爲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爲是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爲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嘆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嬰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

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爲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爲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鐵石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爲鄭國小而偪族大多龍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爲卿以次已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人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逐豐卷戮子督鄭乃大治如導所爲知

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子忠儉斃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爲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狄仁傑論

文不着意而篇中以緩得之四字誠名言也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吕后欲王諸吕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爲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爲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無所柰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疆計封王諸吕吕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

呂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傑志得氣滿以為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為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為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浹旬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為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于太廟三思立廟無耐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

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呂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姚崇論

崇雖稱名相而其順適玄宗之欲以開末年驕侈之漸
幾致亡國崇所不能辭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
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孟子
有言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
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
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復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
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為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
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食苗而不敢捕崇奏

遣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羣臣多不以爲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爲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爲事已可疑矣旣而崇所親吏趙誨以賕死崇懼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頌皆言三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壓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崇曰此符堅故殿也山有朽壤而崩木蠹而折理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無年饋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爲人非爲已也百司已戒供擬已具請車駕卽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

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宮耳車駕往來何用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卽駕而西崇建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還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崇獨賢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卹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後崇璟旣沒玄宗愈老愈輕茂群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牛仙客則聽李林甫方嬖楊國忠而縱安祿山則用輔璆琳專以適已爲悅類崇有以啟之也故吾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牛李論
僧孺外托鎮靜而於持危濟變處非其所能德裕內持
果敢而藏器待時處亦其所闇要之均不知大臣之道
者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慕
愠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
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
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
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為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
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為朝

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聰納土朝廷
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
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
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
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爲河朔。命帥失在
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終自斃。僧孺以無
事爲安。而德裕以制勝爲德。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
優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
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
維州不害其強。方今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

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贊普。牧馬蔚茄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
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
裕深以爲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爲邊患。幾終
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爲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
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
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
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爲治矣。
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
邪。旣罷。未久。李訓爲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爲諫官。
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

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知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訢其乾沒府錢四十萬緡質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藁後皆爲名卿德裕沒于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邪

陸贄論

贄之事德宗本末甚詳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爲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爲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卽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

李抱真李芘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眾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為之抽貫算間假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贊曰今兩河淮西為禍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誑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能處心積慮累於僭逆也而况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人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為惡者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叛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

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眾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畋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贊曰如士寧之惡萬榮棄而違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辭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四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構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眾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捐軀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賢將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眾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

贊之名言
子由亦知
之深故能
剖析至此

說得切中人情

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
 前勇而後怯贊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
 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
 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為河朔請帥皆報下
 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既而回鶻烏介可汗擾
 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
 武宗舉以為帥張絳既為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
 之謀則贊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贊而贊之逐也以
 程昇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贊之賢非不知也帝歸自
 興元贊因事言曰齊威公自莒入齊伯業既成而管仲以不忘

在莒為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
 言逆於門者領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
 陛下之著龜也贊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為使贊反國而為
 即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後可以言
 智也哉

到此急亦勢有所難

結得超脫

郭崇韜論

所言亦有見

國無釁而後可以伐人
 釁則我與敵皆斃
 楚靈王殘民以逞舉
 思亂之民以伐吳
 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
 若升虛邑
 靈王遂死于外
 齊湣王貪而好勝
 知桀宋之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
 燕師乘之遂以失國
 自古冒釁以攻人其禍如此矣
 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
 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
 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
 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沉湎聲色之虞
 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於耳目之奉
 民怨兵怒國有土崩

蘇文定公集卷之十
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崛起未有識安危之幾者惟
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
見許中外佞倖視之仄目崇韜深病之矣時方欲伐蜀崇韜欲
立大功爲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爲元帥而已爲之副將兵
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功可謂盛
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與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
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于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
爲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
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
不死河朔叛臣必有所畏不敢妄動則莊宗不亡崇韜不死禍
福不可知也嗟乎崇韜冒釁以伐人蹈齊潛之禍而以爲安惜
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